



焦氏筆乘

四

15
1594
4



門 15
號 1594
卷 4

冊 五
號 五
西 三

焦氏筆乘卷四

秣陵焦竑弱侯輯

衛包改古文

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二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至今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聖全體休書復苟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其柰之何哉

歲橙

門人謝與棟吉甫

男焦尊生茂直

校

上林賦歲橙若蓀李善本作歲持歲之針乃馬藍
又作寒將卽寒蔣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張揖曰
歲持缺故詳具之

詩用助語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莫見漁者借問白
頭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助語殊有致孟襄陽詩
所居最幽絕所住皆靜者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
也亦瀟灑可喜他若山如仁者壽風似聖之清大
類學究口吻不足言詩矣

移中監

論衡云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
以問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備具木刻
多文字且不能知欲其及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

定襄伯能詩

定襄伯郭登鎮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已已
之變力守邊疆大小十數戰設飛天網攬地龍等
法發其機頃刻數里皆陷砲一發五步顧又嫻

文學所著左傳解可與杜武庫爭衡嘗記其二詩
哀征人云天迷離水嗚咽戰馬無聲寶刀折冤鬼
慘酸啼夜月青燐熒熒明又滅照見征夫戰時血
客中春晚云遠塞書難寄空庭花自開舊巢雙燕
于今歲不曾來噫登以勇將而兼儒雅若此即韋
孝寬薛仁貴何以過之

周文襄

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凡二十二年督理歲漕鑄
鐵量定支撥減重額稽羨餘立綱運處蘇揚鹽利

計賑濟脩圩塍疏水利均加耗以舒貧乏置編團
以革逋欠立改充以省舟費建倉廩以便搬貯處
草折以易輸送定金花以抵京俸起布式以釐奸
偽收帶徵以禁馬頭皆鑿鑿垂百世之利然公謀
慮深長善采衆論故能就此聞其巡歷時嘗去騶
從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民間疾苦每坐
一處使聚而言之唯恐其不盡也

讀書不識字

宏甫為南比部郎日聚友講學寮友或謂之曰吾

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以
高科登仕籍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
恠問其故宏甫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邪然
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便是大學二字
此二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
始可如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
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
人默然不能對

陳遇今之子房

陳遇字中行金陵人博學有治才 太祖定金陵
以御史秦元之薦即召見 上禮之甚稱先生而
不名日侍幃幄坐久必賜宴命殿馬送歸 車駕
凡三幸其第先生竭心攄悃所獻替悉保國安民
至計授翰林學士者再固辭嘗奉密命至浙江還
奏稱旨授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瘵踵至病愈
入謝 上望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
辭自是不煩以務但從容燕見談說經史古今成
敗而已有被譴者力為解 上每聽之欲官其子

亦不受年七十二卒賜賻祭加東園秘器卷待之
隆羣臣莫敢望噫陶弘景稱張良古賢無比蓋自
况也然梁武功業視漢高何如而以子房自待耶
李韓公劉誠意勳庸茂矣而不免於禍獨先生言
行本朝而爵不得加其身功濟蒼生而史不得泄
其謀豈直一時之馮翼哉謂今之子房可也

史癡

金陵史癡翁名忠字廷直能詩又能爲新聲樂府
性豪俠不羈不喜權貴人有不合輒引去或徑以

言折之不顧遇所善則留連忘懷無貴賤皆與款
洽家有樓近冶城扁曰臥癡中列圖史敦彛位置
雅潔有酒餽引客笑談呼盧其中不醉不已然翁
飲輒醉醉則按拍歌新詞音吐清亮旁若無人有
姬何名玉仙號白雲道人聰慧解篆書居常以文
字相娛樂甚適也有時出遊輒附舟而行不告家
人所往女笄當嫁壻貧不能具禮翁詭攜觀燈同
妻送至壻家取笑而別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
而行謂之生殯其達生玩世如此善作畫不拘家

數縱意作山水樹石清潤紛錯天機渾成大率以韻勝得其片紙者皆藏去以爲寶余友盛仲交嘗輯翁遺詩同金元玉詩爲一帙題曰江南二隱惜未能板行耳

顧清甫

金陵顧居士名源字清甫少豪雋不羣詩書畫皆不泥古法信筆點染天趣迴絕然實自古法中來一日與余論書曰書須古法四分已意六分乃妙不然縱筆筆能似古人終成奴書不足貴也中年

究心禪理大有悟入然未嘗以得理而薄脩因晚節與名僧舉西方社會戒律精嚴無與爲儷臨終端坐而瞑舉室聞蓮花香二日始歿居士嘗手書數絕句貽余今筆於此十箇蒲團九箇穿誰家枯井雪難填而今法法成三昧聲色無妨到耳邊松火炊羹烟滿衣雪寒豪士古長饑明珠不換黃蘗甕涕吐光爭日月輝鼎食何人曉夜忙全機隨處好參詳漁竿不負秋如錦兩岸黃花撲棹香短褐長鏡老石門蔬盤容易度朝昏百年智巧消磨盡

慚愧人傳粉墨痕。腕上雙刀照雪花。少年曾醉魯
朱家。揣摩未展男兒志。頭白都門學種瓜。雪屋寒
蕤有歲華。黃金過斗未須誇。若言竹帛功難朽也
是空添眼上花。藤葉青莎稱體長。菊花新酒滿瓢
香。時人若訪龐居士。萬樹雲蘿護草堂。布髮曾爲
授記人。草衣隨處屬閒身。十年朋舊塵勞破。香火
同酬野寺春。雲裏青山古檜叢。枝柯如屋蔽霜風。
男兒有志投蹤跡。餅鉢依稀在手中。

點朝班

子美幾回青瑣點朝班。用脩謂點讀如玷。漢書祇
足以發笑。而自點耳。與此點字同。余謂不然。若作
玷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
對西來入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
音玷矣。

摩詰見地超然

子瞻云子美詩王侯與螻蟻同。盡歸丘墟願聞第
一義。迴向心地。初知其文字外別有事。在然子美
亦偶及此耳。要非本色。必也其摩詰乎。觀魏居士

書胡居士三詩可謂妙絕如卽病卽寔相趨空定
狂走無有一法真無有一法垢又因愛果生病從
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輓非其見地
超然安能鑿空道此

杜詩無一字無來處

山谷謂杜詩無一字無來處今試拈一二如驂尾
蕭蕭朔風起用漢天馬曲眼有紫焰雙瞳方用馬
經語儒術於我何有哉用崔祥語孔丘盜跖俱塵
埃用阮兢語詩卷長留大地間用劉楨語深山木

澤龍蛇遠用左氏語遠山卻略羅峻屏用孫綽語
十日不一見顏色用江淹語青鞋布襪從此始用
謝玄暉語青袍白馬更何有用庾信賦語舟人漁
子入浦淑用海賦語關中小兒壞紀綱用梁到溉
語十年厭見旌旗紅用角里先生語文采風流今
尚存用羊祜語丈夫蓋棺事始定用劉毅語明年
此會知誰健用阮瞻語不分桃花紅勝錦用漢李
夫人語卽今耆舊無新語用張湛語陶冶性靈存
底物用鐘嶸語一談一笑俗相看用王遇元語隣

雞野哭如昨日用張禹語聊舉二隅不可殫述

秦城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皆用此而秦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春無義且不可對郢當是秦城耳

綠沉

綠沉設色名猶今所謂沉水色耳宋人詩話解杜

詩乃謂甲拋於雨為金所鎖鎗臥於苔為綠所沉此何等語邪南史隋文帝常賜張奩以綠沉之用薛氏遂以綠沉為精鐵陸龜蒙竹詩一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趙德麟遂以綠沉為竹皆誤也

孔明詩解

一日侍天臺耿師側師問曰杜詩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何謂也時解者焚焚都未愜意余曰人以三分割據為孔明功業不知此其所輕為正如雲霄一羽毛耳必也偶伊呂而失蕭曹

乃盡公之才惜乎運移身殲僅以之分之業自見此天也非人也此章八句一意讀者逐句解之失其旨矣時座人咸服師亦首肯者久之

諸將詩

諸將詩天下軍儲不自供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是軍儲皆自供也今兵不得休故軍儲但取給別孔而不自供惟王縉由侍中拜河南副元師力興屯田不失唐之舊制故結云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特歸美之杜詩

具時事稱為詩史以此

詩用成語

詩有就用成語為句者隋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幾時到上頭琮曰昏黑應須到上頭子美香積寺詩用之謝靈運詩題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見羊何共和之太白亦用其全語為詩

杜詩用投字

遠投錦江波投音豆假借為逗合之逗也又借為

句讀之讀馬融長笛賦察度於句按一借為酸酒之酸梁元帝樂府宜城投酒今行熟停鞍駐馬暫栖宿蓋重醞謂之酸酒

杜詩用孫策語

劉貢父詩話云曹參曾為漢功曹而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誤矣按曹參亦未為功曹子美自用孫策語耳吳虞翻為孫策功曹策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廣德元年子美在梓州補京兆府功曹故以自況三國

志既非僻書貢父乃未之見而輕詆子美何邪

詩誤出韻

楊用脩云杜詩留歡卜夜闌當是下夜闌少陵詩無出韻者然雨晴詩天際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農出二冬韻九日奉嚴大夫詩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難不眠持漢節何日出巴山難出寒韻崔氏草堂詩愛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盤剝白鷗谷口粟飯煮青泥坊底芹芹字出文韻又賀知章少小離鄉老大回鄉

音無改鬢毛衰衰字出支韻劉長卿青春衣錦更相宜白首垂絲願不違違字出微韻皆趁筆之誤

金盃

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注云玉魚事見西京雜記金盃卽玉盃本南史沈炯事蓋借用噫子美自謂讀書破萬卷乃貧於一字如此哉按孔氏志恠盧克人崔府君墓與其小女婚別後四年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盃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今英未

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祗何以贈余親金盃可願兒恩愛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詣市賣盃高舉其價冀有識者歛一老婢問克得盃之由因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盃着棺中今視卿盃甚似杜公蓋用此以世罕知特詳疏之

杜詩誤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軒指軒車之軒也子美軒

墀曾寵鶴則誤以為墀垂槎至天河海上客也奉
使虛隨八月槎則誤為漢之張騫劉越石為胡騎
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并起圍奔去胡騎中
宵堪北走則誤用為笛詩李正已曰園庭中藥欄
藥音義與籥同藥即欄欄即藥也乘興還來看藥
欄與王右丞藥欄花徑衡門裏則誤為花藥之欄

子瞻用禹錫詩

劉禹錫詩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迴樂
天嘆為警絕子瞻云山圍故國城空在潮打西陵

意未平則又以已意幹旋用之然終不及劉大率
詩中翻案須點鐵為金手令我詩出而前語可廢
始得

韋蘇州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間
然在目荆公隣雞生午寂芳草弄秋妍雖語出
然亦工絕矣

帛道猷

晉時沃州山帛道猷陵峰采藥詩連峰數千里脩

林帶平津雲過遠山巒風至梗荒榛茅茨隱不見
雞鳴知有人間步踐其徑處處見遺薪始知百代
下故有上皇民後人截取四句連峰數千里脩林
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誦之更覺高妙
秦少游菰蒲深處疑無地忽有人家笑語聲僧參
寥隔林彷彿聞機杼知有人家在翠微皆竊其意
然誦二詩益見道猷之工學者知二詩不知道猷
可與言詩矣

東坡用熙載事

東坡以玉帶贈寶覺寶覺以衲衣酬之東坡謝以
詩病骨難堪玉帶圍鈍根仍落箭鋒機欲教乞食
歌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按韓熙載仕江南每得
俸給盡散後房歌姬熙載披衲持鉢就諸姬乞食
率以為常坡詩用此事

魯直以薺為筍

高力士貶所見園中薺菜土人不解喫賦詩云兩
京秤斤買五溪無人采夷夏雖有殊氣味應不改
使拾之為羹甚美文潛薺羹詩論斤上國何曾飽

旅食江城日至前嘗慕藜藿最清好固應加糝愧
吾緣真當家事也魯直作食筍詩乃云尚想高將
軍五溪無入采以薺為筍何啻千里

作詩不讀書

葛常之云僧祖可作詩多佳句如懷人更作夢千
里歸忠欲迷雲一灘又窓間一榻篆烟碧門外四
山秋葉紅皆清新可喜然讀書不多故變態少觀
其體格不過烟雲草樹山川鷗鳥而已徐師川乃
極稱之何邪予謂讀書不多數語最中學者之病

世乃有謂詩不關書者遂欲不持寸鐵鼓行詞場

寧不怖死世說王恭有清詞簡旨能叙說而讀書少頗有重出頃名能詩者一事累用殊

令人憎弊正坐此

東坡誤用事

小說云東坡用事雖爛熟亦檢看然誤處政自不
少號國夫人夜遊圖云當時亦嘆潘麗華不知門
外韓擒虎按陳後主張貴妃名麗華韓擒虎平陳
後主麗華俱見收而齊東昏侯有潘淑妃初不名
麗華也梅花絕句云月地雲階謾一尊玉奴終不

負東昏臨春結綺荒荆棘誰信幽香是返魂此亦
張麗華事而坡作東昏侯用之又玉奴絃索花奴
手花奴指汝陽王璉而以玉奴爲楊妃又戾於前
詩矣又全勝倉公飲上池史記飲上池見扁鵲傳
而以爲倉公可乎又詩云獨憐司馬能饒石餘有
中郎解摸金出表紹檄曹操云發丘中郎將摸金
校尉摸金非中郎也又登徐州戲馬臺詩路失玉
鈎芳草合林上白鶴野泉清廣陵亦有戲馬臺下
有路號玉鈎斜非徐州事也又市區收罷魚豚稅

來與彌陀共一龕攷褚遂良云一食清齋彌勒同
龕非彌陀事也又代入留別詩絳蠟燒殘玉笋飛
雅歌唱徹萬行啼他年一舸鴟夷去應記儂家舊
姓西按太平寰宇記載西施事施其姓也是時有
東施家西施家李太白效古云自古有秀色西施
與東隣是也乃以爲姓西又石建方欣洗牖廁姜
龐不解嘆咿噉漢書本作廁牖蓋中衣也二字亦
不應倒用

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初不知其說後見嶺南異物志海中水遇陰晦波如然火滿海以物擊之迸散如星火有月即不復見意玄虛指此耳

搗謙

搗謙搗裂也從手為聲通作麾詩麾之以彤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搗謂指搗皆謙也本義作發揮其謙非

雅春

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白雅春於市雅樂器也

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甬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桶而弁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輓之有兩組疏畫足言春米之桶似雅之漆桶故名雅春舊注皆未的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於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二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坑閭也虛塹也

許景先詩誤

焦氏筆乘 卷四

杙

史記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又抱朴子言龜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許景先詩蘭葉有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誤以蓮為蘭

檇杙

檇杙舊注惡獸名非也檇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檇杙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檇杙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杙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才則非獸明矣史高陽才子檇戡漢書檇余山秬文志檇生皆作

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猾夏

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書云蠻夷猾夏取此義

騰遠射干

相如賦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鸞鸞鷓鴣雛翔其上騰猿飛獮棲其下蜀都

焦氏筆乘

卷四

八

賦援欲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卽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

飛龍

飛龍鳥名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象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蛇天馬半漢天馬卽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雲漢也六臣注未詳宜補人之

鳥鬼

鷓鴣水鳥似鴉而黑峽中人號曰鳥鬼子美詩家
家養鳥鬼頭頭食黃魚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元微之云病賽鳥為鬼巫占瓦代龜

布被瓦器

東漢王良為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史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此事自今人視之亦奇絕矣夢醒錄載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為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白適鄰家磨

麵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牀
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
矣既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
少卿也其爲入縑密故觀入於所忽若此噫今之
人有官清憂而蒲席布被褥者乎其妻有操井臼
以養者乎弟施施然藉其權力漁獵小人爲肥家
飽妻子之計而已故嘗嘆世之爲官者其行誼日
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
燄日張一日

楊少師

楊少師士奇正統初每朝罷歸家或正襟危坐長
吁不已或獨倚闌立或月下閑行通夕不寐夫人
問其故不答一日早朝回忻然喜動顏色夫人問
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疑擔荷
重任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
章奏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係國事如此
其與三楊並推爲碩輔良有以哉

趙清獻王三原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意厚以
質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
棄之乎命亟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三原王公
恕去官抵家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呼而讓
之曰某某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
乎乃召之各還居焉給以原券不問價二公之賢
此其所輕爲然今世之怙勢侵奪閭里者聞之當
愧歎矣

冢宰王公

冢宰王公直居銓部四十載公塔當選預求善地
公曰我知矣後入選地既非善且遠僻塔曰地遠
無脚力奈何公曰爾憚遠他人不憚遠耶解槽上
馬與之後以年老求解職薦王公勦自代不朝廷
固留之與共事者數年當時有左右尚書之名前
後無有也

趙風子

正德七年十月流賊趙風子械送京師經河南題
詩驛壁云秦庭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丙午言

官監專權宰臣尸位也世道不臧至是為盜賊所指
可為嘆息

魏尚書

南京吏部尚書魏公驥景泰初至京師請致仕閣
學陳循公考試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
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
入曰渠將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竟致仕去
循後以天順改元謫戍公居家二十年成化七年
壽九十八乃卒噫公之識遠矣其所云以朝廷事

為已事安得善終尤為名言士大夫當佩服之

戴縉王億

佞幸汪直之坐西廠也以九卿堂上官奏罷御史
戴縉獨奏曰直所行皆公不宜罷因置廠如故縉
陞副都御史於是御史王億效焉奏曰直所行可
為萬世法億陞副使吁一副使一副都驅縉紳之
無耻一至此哉

制字順物性

鶴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鶴在陰以雨鶴好霜故从

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

絲綸簿

張汝弼跋楊文貞與太和令吳景春書末云公晚年以子稷下詔獄故而屈館閣政柄移于大璫遂為厲階不可言尚未明指政柄為何等也王公震澤長語曰舊聞陸公簡云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以簿送司禮監余入內閣見歷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陸公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王公身

遊館閣倘真有此事豈有不知者嘉靖初言路大開諫官言及是簿且言文淵閣印亦為司禮監奪去請追還之詔詰問印簿安在令言者自追之言者伏罪乃已余謂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豈係此一簿乎且官寺不當干政祖宗訓誥可據者甚多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說不學故也

劉文介公

景泰丙子順天鄉試劉文介儼呂文懿原主之大

學士陳循子英王文子倫下第二人為其子稱屈

于上欲罪儼等，上不從准其子曾試明年二人以罪死於戍，文介名益起。時張寧為禮科，曰：「即令才而屈，猶不可，况無實之爭，何以服天下？」乞罰一人以為小人無忌憚之戒言，雖不行，天下壯之。嘉靖間，翟鑾二字登第，時謂一鑾當道，雙鳳齊鳴。肅皇內批曰：「鑾在朕左右，二子才如軾轍，亦不當並中鑾，并二子俱削籍去。」近張居正弄權，小人羽翼諸子，連中鼎甲，官翰林，其黨王篆、朱璉之子皆竊科名，方乳臭子，應試京省，尚書巡撫以下

日夕候門，其入棘院監試御史為之傳述，文字被褥几榻無異私家，飲食絡繹，應接不暇，嘻其甚矣。世間公道多壞，唯此一事稍存餽羊，乃為無耻小人，廢壞殆盡，其及於禍宜也。昔宋人以貴胄不可先寒峻，退沈文通進馮京為第一，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噫，此事難望於今之人矣。居正之覆轍不可鑒乎。

唐仲友書王蠲事後

唐仲友集有書王蠲事後一篇，可謂善讀書矣。云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
難知復齊之功人皆曰田單大史公以為是獨功
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
蠅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
章之立而反諸蠅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
蠅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
意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禽其將七十餘城
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且
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

于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潛王則莒不爲齊矣燕
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
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
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蠅
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
其能獨守此乎蠅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
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蠅乎單乎太
史公書蠅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蠅立
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蠅無加損據事實錄附

之單傳則知蠲深矣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蠲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蠲實唱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趙古則

趙古則搆謙餘姚人字學最精洪武初徵校正韻衆以謙年少黜爲中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注聲音文字通六書本義及易學提綱歷代譜贊造化經綸圖周易圖釋南宮續史斷章蒙習句南游經詠集攷古餘

事諸書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爲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罣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於番禺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其說既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亦未板行也夫以謙之學行濂又當時信幸臣而遣子受學不爲不知謙矣亦不能力薦之而竟爲媚嫉讒人所阻以文學之士反錮于右文之朝直道之難容匪今斯今噫可悲已謙書今行世者惟六書本義及學範

六篇丘深菴李西淮謝木齋皆訪其他書于嶺南
不獲
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
也王道思以爲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
意堅卓可以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
行二軍敵千萬人者卽此事也衛靈自以陳法爲
問殆謂王孫賈董之所治此豈孔門之學而所謂
聞俎豆之事者自以正對非婉辭以爲拒也當時

衛公旣不悟後世儒者亦復謬解于是軍旅俎豆
判爲二事而雍容細謹爲文儒之習暴厲悍伎爲
武人之長蓋道之不明如此

朱子

朱子解經不謂無功但于聖賢本旨未暇提撥遇
精微語輒恐其類禪而以他說解之是微言妙義
獨禪家所有而糟魄糠粃乃儒家物也必不然矣
趙學士孟靜云昔讀朱子私抄未嘗不惜晦翁之
不啻於言而勇於爭論也往讀荀卿譏孟子略法

相

先主而不知其統未嘗不駭其言也及探道日久
心稍有知回視孟子之禽獸楊墨竊謂持論之過
嚴矣夫二子之學要有所本也墨子本於禹楊子
本於黃帝老子皆當世高賢其學本以救世至其
徒之失真則非二子之罪也遽極其討伐而擬諸
禽獸非不深究先王之學術亦各有在之過乎謂
之略法者以言不深考云耳夫孟子法孔子則孔
氏以前有所不暇考荀氏之言或未為過至謂不
知其統則決不敢以苟言為然矣何者統者道之

宗也言之所由出也立言而無其宗如瞽在途觸
處成塗豈宜以論孟氏也孟子之宗持志養氣是
也義即子思之中和也夫晦翁法孔孟法堯舜堯
之授舜曰執中而子思訓中為喜怒哀樂之未發
翁則以人自嬰兒以及老死無一息非已發其未
發者特未嘗發耳其非子思之旨明矣至末年乃
嘆師門嘗以為教顧已狃於訓詁文義而未及求
至老年尚起望洋之嘆不知翁之姑為是謙退耶
抑所造實若此耶使所造實若此則翁所法孔子

之統者何在夫晉鄙之未遇魏公子也猶三軍之主也及公子一旦奪符而鄙休矣故三軍從符而不從將者也千聖之統一符也千古之聖賢一公子也千古智愚之心靈一三軍也翁之統一諸子者不能合符孔氏則雖評騭之工彈說之盡椎擊之便剝剔之精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蓋自孔子沒而微言絕焚焚好飲食而黜廉耻以詩書發冢者塞路矣故荀卿斥之為賤而莊生欲齊物論也夫物論者謂人各是其是而非其非故曰太

言炎炎小言詹詹如衆竅之號而各據其琴琴刀以相爭於靡然之途者也夫莊子之雅意欲息諸子之爭論以相忘於道術之中云耳顧雖程邵太儒亦不之察乃去其論字直以莊生為欲齊物如孟子稱物之不齊之物乃曰莊生欲齊物而物終不可齊嗟乎文義尚不知解况肯會其意乎後之善談道術如莊生者莫如太史公也太史公嘗論六家指要矣曰吾於道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儒家取其長焉耳吾於墨家名家法家陰陽家皆取

其長焉耳其短者吾直弃之已耳所貴於折羣言之衷者不當如此乎今觀晦翁之書其所評騭千古彈說百家椎擊名士剝剔羣言不遺餘力矣有曰吾于某而取其某長者乎有曰告之學術有在於是其乃聞其風而興者乎有曰各以其術鳴而同於一吹曰爲天籟者乎故予嘗謂學術之歷今古譬之有國者三代以前如玉帛俱會之日通天下之物濟天下之用而不以地限也孟荀以後始加關譏焉稍察阻矣至宋南北之儒殆過羅曲防

獨守一隅域而不令相往來矣陳公甫嘗嘆宋儒之太嚴惟其嚴也是成其陋者也夫物不通方則國窮學不通方則見陋且諸子如董楊以下蘇陸以上姑不論翁法程張矣而不信程張尊楊謝矣而力闢楊謝此諸靈覺明悟通解妙達之論盡以委于禪目爲異端而懼其一言之訕已顧自處于日看案上六經論孟及程氏文字於一切事務理會以爲極致太極無極陰陽仁義動靜神化之訓必破碎支離之爲喜稍涉易簡踈暢則動色不忍言

佛氏集卷四
三十一
恐墮于異端也昔項氏父子起江東以尊號與楚
心劉伯升兄弟起南陽以尊號與更始皆授人以
柄而後爭則久已出其下矣晦翁之論以為關禪
而不知其實尊禪夫均一人也其始可以學禪可
以學儒也謂靈覺明妙禪者所有而儒者所無可
乎非靈覺明妙則滯窒昏愚豈謂儒者必滯窒昏
愚而後為正學邪子思曰惟天下聰明睿智足以
有臨大傳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是豈塵
埃濁物昏沉鑽故帙而已邪僕往日讀朱子書其

論如此又欲以暇日披覽抉擿取其合者為一編
別為一書以表諸子凡經朱氏掎擊者明其學之
各有宗也附於莊生遺術之後以繼鄒魯縉紳之
論以關涉頗大力未必能遽為而止也

當歌之當非去聲

卮言云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二
語妙絕老杜玉珮仍當歌本此用修引孟德對酒
當歌云得子美一闡明之不然讀者以為該當之
當矣大曠曠可笑孟德正謂遇酒即當歌也若以

對酒當歌作去聲有何趣味元美此言誤會用脩之意矣用脩正讀當為平聲如當時之當言人生對酒與當歌之時無幾耳何嘗作去聲如當泣當歸之當哉子美詩當亦作平聲若如元美讀不成詩矣

刺閨

梁戴嵩從軍行云長安夜刺閨胡騎犯銅鞮注謂夜有急報投刺於宮門非也刺即鑽刺之刺如云穴門以入耳南史陳文帝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

判者前後相續豈亦可以投刺為解耶

羅先生論仁孝

或問羅近溪先生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仁與孝何別先生曰仁孝原無分別孔子云仁者人也蓋仁是天地生生太德而吾人從父母一體而分亦純是一團生意故曰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踐形即耳聰目明手恭足重色溫口止便生機不拂克長條暢人固以仁而立仁亦以入而成入既成則孝無不全矣故生理本直枉則

逆逆非孝也生理本活滯則死死非孝也生理本
公私則小小亦非孝也故善學者在父母則為孝
子在天地則為仁人

特亡

羅先生因學者誦孟子牛山一章嘆曰聖賢傲人
甚切人未之思耳即特亡二字今看只作尋常某
舊為刑曹親見桎梏之苦自頂至踵更無寸膚可
以動活輒為涕下學者曰今人從軀殼起念者皆
特亡之類也先生曰良心寓形體形體既牽良心

安得動活直至中夜非惟手足自廢置不用雖
心思亦皆休歇然後身中神氣稍稍得以出寧及
平且端倪自然萌動而良心乃復矣回思日間形
役之苦何異以良心為罪人而桎梏之無所從告
也哉

人不知而不愠

羅先生因學者講人不知而不愠云君子於此漠
然無所動於中嘆曰如此則孔子之教有倦時矣
此當與不患人之不巳知求為可知也參看蓋君

子直欲與天下萬世相通人有未知必反已以求
為可知而已於人奚愠耶余因視范純仁經筵進
講至此曰此即無逸小人怨女詈妾則皇自敬德
意與先生所見略同余又記先生入覲時張江陵
方為裕邸講官張與先生同會友也先生謂之曰
公今責任甚重吾有一語問公須隨問即答勿容
擬議張曰何語先生曰公每對講時果有必欲亮
舜其君意否張沉吟久之曰此亦甚難先生嘆曰
公所居何等責任乃無一段真精神以感格君上

而弟為此言不為上負天子下負所學哉時曾吏
部從傍解之曰此亦無可奈何先生切責之曰吾
與張君言至此欲為滴淚而君猶為諛言以相寬
是無入心者也且君之子病篤萬無生理猶延三
四醫日夕管救君此時肯曰無可奈何否聞者懣
然然江陵之心竟不可轉移久之柄國且怒先生
罷其官歸矣

夫子得邦家

林時譽問羅先生曰昔人謂子貢晚年進德如謂

仲尼日月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真是尊信孔子到至處先生曰此是子貢到老不信夫子處如何為進德孔子一生之學只是求仁只是行恕夫子此仁恕即一時將天下萬世都貫徹了子貢不知卻只望夫子得邦家至其後仲尼以萬世為王為萬世立命矣子貢猶不知且追根夫子未得邦家未見綏來動和之化與夫生榮死哀之報想其築室于場六年不去猶是此念耿耿也當時儀封人一見夫子便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止木鐸天下萬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字解作將來之將不知當作將無之將所以把封人獨得之見與子貢一般看了此是學問大關鍵吾人學聖大眼自此處放過他皆無足論矣

堅白

嘒嘒者易缺堅而磷者也皦皦者易汚白而緇者也孔子則不然不曰堅矣我無以受磨而奚磷不自白矣我無以受洎而奚緇此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若謂堅不磷白不緇非物理也非物理何以喻

天ヲ竊負而逃レ孟子謂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言

舜之心則可若謂真如此處殆未盡也舜受堯之天下必有可以受者而後可以奔遽從而赦從之可乎吾意聖人所過者化是無不可化之父也書曰瞽亦允若則必無殺人事矣不幸而有之如周世宗可也柴守禮世宗父也殺人于市有司以問世宗不問也古有八議之法首曰議親况父乎或

司

謂不問必不悛又殺入也則如之何無已則制之而已文姜之淫制其從者夫人徒往乎守禮之暴制其從者司空徒搏乎此莊公世宗責也嗚呼子之處此亦難矣

退之衡嶽詩

退之謫陽山令嘗謁衡嶽有詩云手持杯琖導我擲云此最吉餘難同退之卒內名琖固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以琖陰陽為聖卜其後祿自卜校上至節度使俱不應忽呼曰過此則

天子乎一擲而聖我高皇帝壬辰起兵禱龍興寺伽藍之神以致卜曰守此則陰陽出此則陽兩卜俱陰不吉則曰莫不容予倡義否復陰之果陰又曰果倡義而吉乎復陰之又陰卒以是起兵有天下嗚呼異哉豈天子爲天地人物之主山川鬼神隨在而呵護之耶何其受命之如響也

尊德性而道問學
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由也言君子尊德性而由問學問學所以尊德性也非問學之外別有尊

德性之功致盡極道温知敦崇者問學之目也吳幼清凝道山房記曰德性一而問學之目八蓋先得我心矣又曰尊德性一乎敬而道問學兼乎知與行則又牽於聞見而不能自信其說矣近王伯安曰聖人無二教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一也可謂獨得其旨矣苟博文而不以約禮問學而不以尊德性則亦何用乎博文問學哉朱子嘗譏俗儒記誦詞章之學矣若博文不以約禮問學不以尊德性則與彼之俗學何異吳氏所

謂此嘉定以後宋門末學之弊未有能救之者也
杜牧之書夫子廟碑曰天不生夫子
於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夫中國有天地日月為之生有陰陽鬼神為之祐夫子巍然統而辨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彼四君若燕昭秦始漢武梁武二臣若李斯商鞅不為無知一日不信背而之刑名之仙之釋仍族滅之儻不生夫子百家蟻起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政教天下隨

焉而宗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橫流中國不知止泊何依而為詞彼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是故必不夷狄如也牧之尊夫子可謂至矣蘇長公序六一集論楊墨申韓煞透徹其源寔出此耳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之言寔二經始終之要義理之所關也解者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為朝會之樂春秋自為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

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皆在其中非獨以為雅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若以為浮詞而刪節擺脫則情間而理遷非孟氏之旨也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日二史其義深矣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迴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諸侯豈復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既不得知其見于三百篇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

得于樂工之所傳誦而已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于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于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因為之辯此金華王柏所論見文軌

